

蝉声如啸。

雨后，园子里高耸的香樟与亭立的夏荷，合力端出一方古意森森的苍翠。你于林木间倚石跷足，举觞低吟：

弃我去者，昨日之日不可留；乱我心者，今日之日多烦忧。

长风万里送秋雁，对此可以酣高楼。
蓬莱文章建安骨，中间小谢又清发。
俱怀逸兴壮思飞，欲上青天揽明月。
抽刀断水水更流，举杯消愁愁更愁。
人生在世不称意，明朝散发弄扁舟。

隐没在香樟枝头的众蝉以齐鸣为你的吟唱伴奏。时年五十二岁的你，尚不知两年之后，安史之乱的战火将席卷天下，更将倾覆你的余生。一生壮志满怀、渴望建功立业的你，怀着收复中原的抱负入了永王李璘幕府。可你哪里看得清真相，一组《永王东巡歌》令你受牵于这场帝王家的皇权之争。李璘兵败被杀，永王之军溃散，而你因“附逆”之罪身陷浔阳牢狱，亏得郭子仪挺身而出，替你求情，才令你免除死罪，改为流放夜郎，那一年，你已五十六岁。

759年春，五十八岁的你拖着病体凄苦地行走在流放途中，至白帝城时，你意外得到朝廷的赦令，于狂喜啼笑中咏出：

朝辞白帝彩云间，
千里江陵一日还。
两岸猿声啼不住，
轻舟已过万重山。

你可知，这首你在狂喜中所作的《早发白帝城》，早已成为孩童启蒙学诗的经典。千百年间，每当世人走出困顿、心头豁然，总会借这二十八个字抒发释然快意的心境。与你相隔一千两百余载的我，自幼便熟读你的诗句，一句“举头望明月，低头思故

我走进这幅画，先是听见了颜色。那是一种天青、石青与石绿协同，在絹帛上晕开的声音。天青色从远山漫过来，像晨雾刚散尽时天边第一道微光，清澈而亮。山腰的石青则厚重些，仿佛是宋人用皴法一笔笔堆叠出来的，每一笔都藏着晨露的重量。近处的水用了没骨法，薄荷绿与石绿彼此渲染，没有轮廓，只是天地中跳动的脉搏。我忽然明白，这画里的青绿原不是用来看的，它们是有声音的。山是古琴的松沉旷远，水是箫吹出的气声，而石绿最深处，藏着一枚青瓷碎片的脆响。

牡丹，就在这时候开了。先是赵粉，那粉妆玉琢，风过便作霓裳舞。然后是姚黄，那一抹黄，不似菊花的秋意萧瑟，而是初春嫩柳般的淡，又如帝王龙袍上最纯正的明黄，雍容尊贵。而最摄人心魄的是洛阳红——那红不是俗世的胭脂，是青绿山水里点燃的篝火。它们开在青绿的江山里，像一首诗里最灼热的句子。

沿着山径往前走，山势渐渐平缓，最先映入眼帘的，是那座矗立在水边的美术馆。它的外墙仿佛是一整块被剖开的矿石，层层叠叠的玻璃幕墙折射着天光云影，竟有了几分石青的冷冽与深邃。更妙的是那幕墙之上，竟悬着一道人造瀑布。水流不是倾泻，而是贴着玻璃缓缓地、薄薄地铺下来，像一幕珠帘，水声泠泠。美术馆前的广场，几个穿马面裙的女孩在

青山遥守谪仙人

黄丹丹



水上行 周文静 摄

乡”，是流传世间最广的唐诗。

年少时读你，沉醉于你笔下纵酒揽月的疏狂、乘风破浪的浪漫；成年后，我渐渐从你的诗中读懂，你藏在山水风月下，心系苍生、一心报国的志向；时至中年，历经世事、见诸多世相后，我又在往昔读来只觉洒脱放旷的诗篇中，品出你半生漂泊悲凉与壮志难酬的无奈。

而今，我走进以你之名命名的李白文化园，在你好友谷兰馨后人、第49代李白守墓人谷常新的引领下，绕着你那堆满世人敬献美酒的墓冢，

缓缓走完一圈。那一刻，我的脑海里铺展出你的一生，你生于西域，五岁入蜀，二十四岁辞家远游，四十一岁入长安，得封供奉翰林，亲历盛唐气象与皇室奢华，书写著名的《清平调》，被贺知章惊叹为“谪仙人”。然而，你天性自由，心性纯粹，在规矩森严的皇城，你不屑攀附权贵，且君王只将你视为宴乐助兴的文人，不理睬你“安社稷、济苍生”的抱负。短短两年，你便将浮华看透，对长安生活厌倦的你，主动向唐玄宗请辞，转身投往江湖河山。五十八岁遇赦归来的

你，依然痴心不改地四处拜谒地方官员，期望能够再度入仕报国。然而那扇你一生都想叩开的朝堂之门，始终对你紧闭。于是，你重回皖南，循着你一生追慕的谢朓的足迹，在谢朓楼、大青山凭吊遗迹，以诗言情抒志，与这位数百年前的“知己”，进行穿越时空的对话。最令我动容的是，年届六十的你，在听闻朝廷出兵围剿安史叛军余部，竟不顾年迈体弱，独自从宣城出发，报从军之念奔赴前线。奈何途中，暗疾缠身，无力前行，只能黯然折返。穷困交加的你，投奔时任当涂县令的族叔李阳冰，于六十一岁那年的寒冬，遥望着谢朓当年隐居的大青山，咏罢《临终歌》，抱憾而去。

大鹏飞兮振八裔，中天摧兮力不济。余风激兮万世，游扶桑兮挂石袂。

后人得之传此，仲尼亡兮谁为出涕？

在樟树下、荷塘边，于静默间，听闻《临终歌》的回声袅袅在墓园之上，合着蝉声久久不绝。

时隔一千二百六十四年，我站在你的墓园前，听守墓人谷常新老师如数家珍地讲述你的生平。想必你听到的比这更多，一生漂泊的你，在离去后的千余年间，诗句为世人代代传诵，墓园由谷家人世世代代守护。你拥有了比一个王朝更为长久、稳固的力量，你的诗句安抚着千百年来一代又一代的人心。你生前愿与谢朓为邻的心愿已达成，在你去世五十五年后，你的墓冢迁至大青山西麓的谷家村，与谢朓在大青山的隐居地遥遥相望。想当年风光无限的王侯将相，今何在？而你，安卧在此，被大青山遥守，由谷家人悉心照护，你一定看见了，比长安更辽远、更繁华的盛景。

新千里江山图

李佳静

拍抖音，她们的裙摆是藏青色的，旋转起来时，整个美术馆都成了流动的千里江山。

再往前，是一座戏剧院。它的建筑的外墙是那种瓷釉的白，素净如古绢，但那柔和的曲线之间，却嵌入了几乎看不见的微棱镜玻璃，走近一看，墙面正亮起巨幅的流光荧幕，上演时下最炙手可热的戏剧选段，或是某位明星的面孔在光影中明灭，代言的时尚大片与古典山水交替浮现。

戏剧院静立于丘峦山林之间，近处的山坳依旧是蟹壳青的温润，褪了浓墨的凌厉，恍惚间，它就像从庐山的筋骨里开出的那朵巨大的粉嫩花苞。只是这花苞的每一片“花瓣”里，藏着的早已不只是王希孟笔下的渔村野渡，而是一个当代人的精神归处。

继续走，走进一间咖啡馆，点了一杯抹茶拿铁。拉花师用牛奶在杯中驯服了一匹飞鸟，它展开双翅的弧度，刚好接住从杯沿斜照下来的那缕灯光。除了一抹茶香，我仿佛闻到矿石的味道，又隐隐透出一缕类

似栀子花的幽香。这气味是立体的，像可触摸的云。

放下茶杯，视线越过木格窗棂，鄱阳湖便在远处铺展开来。那湖水先是浅淡奶绿，像黎明前最后一抹天光落进了瓷碗；再远些，便转为蟹壳青，温润得仿佛能揉出汁液；更远处与天际相接的地方，湖水成了灰蓝色，沉静如未干的墨痕。风从湖面吹来，带着水草的腥气，我竟觉得那颜色也有了声音——奶绿是轻快的竹笛声，蟹壳青是古筝的空灵，灰蓝则是低沉的大提琴。湖心几叶小舟浮着，像不小心滴在画上的栗子色斑点，缓缓地，把一整片流动的绿绸子裁开又缝上。湖水就这样一色一色地淡下去，又一色一色地浓起来，像谁在天地间慢慢调和着一盘永远用不完的颜料，而我坐在这咖啡馆里，啜着抹茶拿铁，竟也成了那调色盘上一点安静的绿。

入夜，整幅画开始变换颜色。天青沉入更深的宝石蓝，牡丹的红色在暮色里烧成暗金，美术馆的灯光亮起来，像撒了一把姚黄在青色的山间。我站在高处回望，我想，当初王希孟

画《千里江山图》时，不只是一要画山水，更是一要画时间。山是时间的褶皱，水是时间的流动，而牡丹是时间开出的血液，血液奔腾的刹那，也是永恒。

有学者们的研究推测，《千里江山图》画中云雾缭绕的峻岭，是庐山的脊骨；那烟波浩渺的江水，是鄱阳湖的心脏。它们在画卷中协奏，奏起了千年狂想曲。而今，当我漫步于新时代的城郭，眼前的风景正与那卷青绿山水发生着奇妙的共鸣——那拔地而起的美术馆，宛如庐山最挺拔的主峰，傲然挺立。而我杜撰的那座鄱阳湖与现代的咖啡馆产生同频的共振，中西音乐正交响共荣，为这华夏山水化作流动的诗意。

我终究要走出来。回头时，画里的青绿还在呼吸，牡丹还在开，戏剧院外墙的流光荧幕，映着一幅流动的古典山水，原来每一代人都在为这幅画添色。天正下着小雨，雨滴是透明的，落在石阶上却变成了蟹壳青。我知道，我又走进另一幅《千里江山图》了。

